資治通鑑/卷1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四 晉紀二十六

► 卷一百五

起柔兆困敦，盡玄黓敦牂，凡七年。

【晉紀二十六】　起柔兆困敦，盡玄黓敦牂，凡七年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元年（丙子，公元三七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壬寅朔，帝加元服，皇太后下詔歸政，復稱崇德太后。甲辰，大赦，改元。丙午，帝始臨朝。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鎮軍大將軍、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；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、都督豫、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，自京口徙鎮姑孰。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，故先解沖徐州。乙卯，加謝安中書監，錄尚書事。

二月，辛卯，秦王堅下詔曰：「朕聞王者勞於求賢，逸於得士，斯言何其驗也！往得丞相，常謂帝王易為。自丞相違世，鬚髮中白，每一念之，不覺酸慟。今天下既無丞相，或政教淪替，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，問民疾苦。」

三月，秦兵寇南鄉，拔之，山蠻三萬戶降秦。

夏，五月，甲寅，大赦。

初，張天錫之殺張邕也，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，二人由是有寵，賜姓張氏，以為己子，

使預政事。天錫荒於酒色，不親庶務，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，以焦氏為左夫人，人情憤怨。從弟從事中郎憲輿櫬切諫，不聽。秦王堅下詔曰：「張天錫雖稱藩受位，然臣道未純，可遣使持節、武衛將軍武都苟萇、左將軍毛盛、中書令梁熙、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，尚書郎閻負、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，若有違王命，即進師撲討。」是時，秦步騎十三萬，軍司段鏗謂周飋曰：「以此眾戰，誰能敵之！」虓曰：「戎狄以來，未之有也。」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、河州刺史李辯、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眾為苟萇後繼。

秋，七月，閻負、梁殊至姑臧。張天錫會官屬謀之，曰：「今入朝，必不返；如其不從，秦兵必至，將若之何？」禁中錄事席仂曰：「以愛子為質，賂以重寶，以退其師，然後徐為之計，此屈伸之術也。」眾皆怒曰：「吾世事晉朝，忠節著於海內。今一旦委身賊庭，辱及祖宗，丑莫大焉！且河西天險，百年無虞，若悉境內精兵，右招西域，北引匈奴，以拒之，何遽知其不捷也！」天錫攘袂大言曰：「孤計決矣，言降者斬！」使謂閻負、梁殊曰：「君欲生歸乎，死歸乎？」殊等辭氣不屈，天錫怒，縛之軍門，命軍士交射之，曰：「射而不中，不與我同心者也。」其母嚴氏泣曰：「秦主以一州之地，橫制天下，東平鮮卑，南取巴、蜀，兵不留行，所向無敵。汝若降之，猶可延數年之命。今以蕞爾一隅，抗衡大國，又殺其使者，亡無日矣！」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眾二萬拒秦。

秦人聞天錫殺閻負、梁殊，八月，梁熙、姚萇、王統、李辯濟自清石津，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，降之。甲申，苟萇濟自石城津，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，拔之。馬建懼，自楊非退屯清塞。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眾三萬軍於洪池，天錫自將餘眾五萬，軍於金昌城。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：「臣晝察人事，夜觀天文，秦兵不可敵也，不如降之。」天錫怒，貶皓為宣威護軍。廣武太守辛章曰：「馬建出於行陳，必不為國家用。」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。庚寅，馬建帥萬人迎降，餘兵皆散走。辛卯，苟萇及掌據戰於洪池，據兵敗，馬為亂兵所殺，其屬董儒授之以馬，據曰：「吾三督諸軍，再秉節鉞，八將禁旅，十總外兵，寵任極矣。今卒困於此，此吾之死地也，尚安之乎！」乃就帳免胄，西向稽首，伏劍而死。秦兵殺軍司席仂。癸巳，秦兵入清塞，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眾拒之。秦兵與充哲戰於赤岸，大破之，俘斬三萬八千級，充哲死。天錫出城自戰，城內又叛。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。甲午，秦兵至姑臧，天錫素車白馬，面縛輿櫬，降於軍門。苟萇釋縛焚梓，送於長安。涼州郡縣悉降於秦。

九月，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，鎮姑臧。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，餘皆按堵如故。封天錫為歸義侯，拜北部尚書。初，秦兵之出也，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，至則居之。以天

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，治中從事武興蘇膺、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，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，高昌楊干為高昌太守；餘皆隨才擢敘。

梁熙清儉愛民，河右安之，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，宋皓為主簿。西平郭護起兵攻秦，熙以皓為折衝將軍，討平之。

桓沖聞秦攻涼州，遣兗州刺史朱序、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羆遊軍沔、漢，為涼州聲援；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眾向壽陽，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、泗，欲撓秦以救涼。聞涼州敗沒，皆罷兵。

初，哀帝減田租，畝收二升。乙巳，除度田收租之制，王公以下，口稅米三斛，蠲在役之身。

冬，十月，移淮北民於淮南。

劉衛辰為代所逼，求救於秦，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，帥幽、冀兵十萬擊代；使并州刺史俱難、鎮軍將軍鄧羌、尚書趙遷、李柔、前將軍朱肜、前禁將軍張蚝、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，東出和龍，西出上都，皆與洛會，以衛辰為鄉導。洛，菁之弟也。

苟萇之伐涼州也，遣揚武將軍馬暉、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，邀張天錫走路，期會姑臧。暉等行澤中，值水失期，於法應斬，有司奏徵下獄。秦王堅曰：「水春冬耗竭。秋夏盛漲，此乃苟萇量事失宜，非暉等罪。今天下方有事，宜宥過責功。命暉等回赴北軍，擊索虜以自贖。」眾咸以為萬里召將，非所以應速。堅曰：「暉等喜於免死，不可以常事疑也。」暉等果倍道疾驅，遂及東軍。

十一月，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代王什翼犍使白部、獨孤部南御秦兵，皆不勝，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御之。庫仁者，衛辰之族，什翼犍之甥也，與秦兵戰於石子嶺，庫仁大敗。什翼犍病，不能自將，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。高車雜種盡叛，四面寇鈔，不得芻牧，什翼犍復渡漠南。聞秦兵稍退，十二月，什翼犍還雲中。

初，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，孤卒，子斤失職怨望。世子寔及弟翰早卒，寔子珪尚幼，慕容妃之子閼婆、壽鳩、紇根、地干、力真、窟咄皆長，繼嗣未定。時秦兵尚在君子津，諸子每夜執兵警衛。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：「王將立慕容妃之子，欲先殺汝，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，以兵繞廬帳，伺便將發耳。」寔君信之，遂殺諸弟，並弒什翼犍。是夜，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，秦李柔、張蚝勒兵趨雲中；部眾逃潰，國中大亂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。訥，野干之子也。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，問代所以亂故，鳳具以狀對。堅曰：「天下之惡一也。」乃執寔君及斤，至長安，車裂之。堅欲遷珪於長安，鳳固請曰：「代王初亡，群下叛散，遺孫沖幼，莫相統攝。其別部大人劉庫仁，勇而有智；鐵弗衛辰，狡猾多變，皆不可獨任。宜分諸部為二，令此兩人統之；兩人素有深仇，其勢莫敢先發。俟其孫稍長，引而立之，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，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，此安邊之良策也。」堅從之，分代民為二部，自河以東屬庫仁，自河以西屬衛辰，各拜官爵，使統其眾。賀氏以珪歸獨孤部，與南部大人長孫嵩、元佗等皆依庫仁。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，遷之長安。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。

下詔曰：「張天錫承祖父之資，藉百年之業，擅命河右，叛換偏隅。索頭世跨朔北，中分區域，東賓穢貊，西引烏孫，控弦百萬，虎視雲中。爰命兩師，分討黠虜，役不淹歲，窮殄二凶，俘降百萬，闢土九千，五帝之所未賓，周、漢之所未至，莫不重譯來王，懷風率職。有司可速班功受爵，戎士悉復之五歲，賜爵三級。」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，以鄧羌為并州刺史。

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：「秦恃其強大，務勝不休，北戍雲中，南守蜀、漢，轉運萬里，道殣相望。兵疲於外，民困於內，危亡近矣。冠軍叔仁智度英拔，必能恢復燕祚，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！」

初，秦人既克涼州，議討西障氐、羌。秦王堅曰：「彼種落雜居，不相統壹，不能為中國大患。宜先撫諭，徵其租稅。若不從命，然後討之。」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，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。曷飛忿其恃險不服，縱兵擊之，大掠而歸。堅怒其違命，鞭之二百，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、羌。氐、羌大悅，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。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，皆聽還本。

劉庫仁分招撫離散，恩信甚著，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，不以廢興易意，常謂諸子曰：「此兒有高天下之志，必能恢隆祖業，汝曹當謹遇之。」秦王堅賞其功，加廣武將軍，給幢麾鼓蓋。

劉衛辰恥在庫仁之下，怒，殺秦五原太守而叛。庫仁擊衛辰，破之，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，獲其妻子。又西擊庫狄部，徙其部落，置之桑干川。久之，堅以衛辰為西單于，督攝河西雜類，屯代來城。

是歲，乞伏司繁卒，子國仁立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二年（丁丑，公元三七七年）

春，高句麗、新羅、西南夷皆遣使入貢於秦。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，堅以邈為將作長史，領尚方丞，大修舟艦、兵器，飾以金銀，頗極精巧。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：「自王猛之死，秦之法制，日以頹靡，今又重之以奢侈，殃將至矣，圖讖之言，行當有驗。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，時不可失也！」垂笑曰：「天下事非爾所及。」

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，鎮襄陽。

秋，七月，丁未，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，安讓不拜；復加侍中、都督揚、豫、徐、兗、青五州諸軍事。

丙辰，征西大將軍、荊州刺史桓豁卒。冬，十月，辛丑，以桓沖都督江、荊、梁、益、寧、交、廣七州諸軍事，領荊州刺史；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。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，假節，領徐州刺史；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兗州刺史，領廣陵相，監江北諸軍事。桓沖以秦人強盛，欲移阻江南，奏自江陵徙鎮上明，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，咨議參軍楊亮守江夏。王蘊固讓徐州，謝安曰：「卿居后父之重，不應妄自菲薄，以虧時遇。」蘊乃受命。

初，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，而安入掌機權，愔優遊散地，常憤邑形於辭色，由是與謝氏有隙。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，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御北方者，謝安以兄子玄應詔。超聞之，歎曰：「安之明，乃能違眾舉親；玄之才，足以不負所舉。」眾咸以為不然。超曰：「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，見其使才，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，是以知之。」玄募驍勇之士，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。以牢之為參軍，常領精銳為前鋒，戰無不捷。時號「北府兵」，敵人畏之。

壬寅，護軍將軍、散騎常侍王彪之卒。初，謝安欲增修宮室，彪之曰：「中興之初，即東府為宮，殊為儉陋。蘇峻之亂，成帝止蘭台都坐，殆不蔽寒暑，是以更營新宮。比之漢、魏則為儉，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。今寇敵方強，豈可大興功役，勞擾百姓邪！」安曰：「宮室弊陋，後世謂人無能。」彪之曰：「凡任天下之重者，當保國寧家，緝熙政事，乃以修室為能邪？」安不能奪其議，故終彪之之世，無所營造。

十二月，臨海太守郗超卒。初，超黨於桓氏，以父愔忠於王室，不令知之。及病甚，出一箱書授門生曰：「公年尊，我死之後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，可呈此箱；不爾，即焚之。」既而愔果哀惋成疾，門生呈箱，皆與桓溫往反密計。愔大怒曰：「小子死已晚矣！」遂不復哭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三年（戊寅，公元三七八年）

春，二月，乙巳，作新宮，帝移居會稽王邸。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、都督征討諸軍事、守尚書令長樂公丕、武衛將軍苟萇、尚書慕容□帥步騎七萬寇襄陽，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、鄧之眾為前鋒，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，京兆尹慕容垂、揚武將軍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，領軍將軍苟池、右將軍毛當、強弩將軍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，會攻襄陽。夏，四月，秦兵至沔北，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，不以為虞。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，序惶駭，固守中城。越克其外郭，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。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。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，自登城履行，至西北隅，以為不固，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。及秦兵至，西北隅果潰，眾移守新城，襄陽人謂之夫人城，桓沖在上明，擁眾七萬，憚秦兵之強，不敢進。丕欲急攻襄陽，苟萇曰：「吾眾十倍於敵，糗糧山積，但稍遷漢、沔之民於許、洛，塞其運道，絕其援兵，譬如網中之禽，何患不獲。而多殺將士，急求成功哉！」丕從之。慕容垂拔南陽，執太守鄭裔，與丕會襄陽。

秋，七月，新宮成；辛巳，帝入居之。

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逯於彭城，且曰：「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，為征南棋劫之勢，東西並進，丹楊不足平也。」秦王堅從之，使都督東討諸軍事；後將軍俱難、右禁將軍毛盛、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、盱眙。超，越之弟；保，羌之從弟也。八月，彭超攻彭城，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御秦兵。秦梁州刺史韋鐘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。

九月，秦王堅與群臣飲酒，以秘書監朱肜為正，命人人以極醉為限。秘書侍郎趙整作《酒德之歌》曰：「地列酒泉，天垂酒池，杜康妙識，儀狄先知。紂喪殷邦，桀傾夏國，由此言之，前危後則。」堅大悅，命整書之以為酒戒，自是宴群臣，禮飲而已。

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，揚秦威德。冬，十月，大宛獻汗血馬。秦王堅曰：「吾嘗慕漢文帝之為人，用千里馬何為！命群臣作《止馬之詩》而反之。

巴西人趙寶起兵梁州，自稱晉西蠻校尉、巴郡太守。

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，謀反。秦王堅曰：「長史呂光忠正，必不與之同。」即命光收重，檻車送長安，赦之，以公就第。重，洛之兄也。

十二月，秦御史中丞李柔劾秦：「長樂公丕等擁眾十萬，攻圍小城，日費萬金，久而無效，請微下廷尉。」秦王堅曰：「丕等廣費無成，實宜貶戮；但師已淹時，不可虛返，其特原之，令以成功贖罪。」使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，賜丕劍曰：「來春不捷，汝可自裁，勿復持面見吾也！」

周飏在秦，密與桓沖書，言秦陰計；又逃奔漢中，秦人獲而赦之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四年（己卯，公元三七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大赦。

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，乃命諸軍並力攻襄陽。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，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，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。陽平公融諫曰：「陛下欲取江南，固當博謀熟慮，不可倉猝。若止取襄陽，又豈足親勞大駕乎？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為一城者，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。」梁熙諫曰：「晉主之暴，未如孫皓，江山險固，易守難攻。陛下必欲廓清江表，亦不過分命將帥，引關東之兵，南臨淮、泗，下梁、益之卒，東出巴、峽，又何必親屈鸞輅，遠幸沮澤乎？昔漢光武誅公孫述，晉武帝擒孫皓，未聞二帝自統六師，親執枹鼓，蒙矢石也。」堅乃止。

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，波畏秦，不敢進。朱序屢出戰，破秦兵，引退

稍遠，序不設備。二月，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，請為內應；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。戊午，克襄陽，執朱序，送長安。秦王堅以序能守節，拜度支尚書；以李伯護為不忠，斬之。

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，執太守譙國丁穆。堅欲官之，穆固辭不受。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，配兵一萬，鎮襄陽，選其才望，禮而用之。

桓沖以襄陽陷沒，上疏送章節，請解職；不許。詔免劉波官，俄復以為冠軍將軍。

秦以前將軍張蚝為并州刺史。

兗州刺史謝玄帥眾萬餘救彭城，軍於泗口，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。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，玄遣之。泓為秦人所獲，厚賂之，使雲南軍已敗；泓偽許之，既而告城中曰：「南軍垂至，我單行來報，為賊所得。勉之！」秦人殺之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，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東海何謙向留城。超聞之，釋彭城圍，引兵還保輜重。戴逯帥彭城之眾，隨謙奔玄，超遂據彭城，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，南攻盱眙。俱難克淮陰，留邵保戍之。

三月，壬戌，詔以「疆埸多虞，年穀不登，其供御所須，事從儉約；九親供給，眾官廩俸，權可減半。凡諸役費，自非軍國事要，皆宜停省。」

癸未，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，以救魏興。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，為秦將張紹等所敗，亡七千餘人。虎生退屯巴東。蜀人李烏聚眾二萬，圍成都以應虎生，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。夏，四月，戊申，韋鐘拔魏興，吉挹引刀欲自殺，左右奪其刀；會秦人至，執之，挹不言不食而死。秦王堅歎曰：「周孟威不屈於前，丁彥遠潔己於後，吉祖沖閉口而死，何晉氏之多忠臣也！」挹參軍史穎逃歸，得挹臨終手疏，詔贈益州刺史。

秦毛當、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、彭超攻淮南。五月，乙丑，難、超拔盱眙，執高密內史毛璪之。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，去廣陵百里；朝廷大震，臨江列戍，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塗中。石，安之弟也。

右衛將軍毛安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。秦毛當、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，安之等驚潰。兗州

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；丙子，難、超戰敗，退保盱眙。六月，戊子，玄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，難、超又敗，退屯淮陰。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，夜，焚淮橋。邵保戰死，難，超退屯淮北，玄與何謙、戴逯、田洛共追之，戰於君川，復大破之，難、超北走，僅以身免。謝玄還廣陵，詔進號冠軍將軍，加領徐州刺史。

秦王堅聞之，大怒。秋，七月，檻車徵超下廷尉，超自殺。難削爵為民。

以毛當為徐州刺吏，鎮彭城；毛盛為兗州刺史，鎮胡陸；王顯為揚州刺史，戍下邳。

謝安為宰相，秦人屢入寇，邊兵失利，眾心危懼，安每鎮之，以和靜。其為政，務舉大綱，不為小察。時人比安於王導，而謂其文雅過之。

八月，丁亥，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，頃之，遷丹楊尹。蘊自以國姻，不欲在內，苦求外出；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、會稽內史。

是歲，秦大饑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五年（庚辰，公元三八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鎮北大將軍，鎮薊。

二月，作教武堂於渭城，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。秘書監朱肜諫曰：「陛下東征西伐，所向無敵，四海之地，什得其八，雖江南未服，蓋不足言，是宜稍偃武事，增修文德。乃更始立學舍，教人戰鬥之術，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。且諸將皆百戰之餘，何患不習於兵，而更使受教於書生，非所以強其志氣也。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，惟陛下圖之！」堅乃止。

秦征北將軍、幽州刺史行唐公洛，勇而多力，能坐制奔牛，射洞犁耳；自以有滅代之功，求開府儀同三司，不得，由是怨憤。三月，秦王堅以洛為使持節、都督益、寧、西南夷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益州牧，使自伊闕趨襄陽，溯漢而上。洛謂官屬曰：「孤，帝室至親，不得入為將相，而常擯棄邊鄙。今又投之西裔，復不聽過京師，此必有陰計，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耳。於諸君意何如？」幽州治中平規曰：「逆取順守，湯、武是也；因禍為福，桓、文是也。主上雖不為昏暴，然窮兵黷武，民思有所息肩者，十室而九。

若明公神旗一建，必率土雲從。今跨據全燕，地盡東海，北總烏桓、鮮卑，東引句麗、百濟，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，奈何束手就徵，蹈不測之禍乎！」洛攘袂大言曰：「孤計決矣，沮謀者斬！」於是自稱大將軍、大都督、秦王。以平規為幽州刺史，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，遼東太守趙贊為左司馬，昌黎太守王蘊為右司馬，遼西太守王琳、北平太守皇甫傑、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郎。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、烏桓、高句麗、百濟、新羅、休忍諸國，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。諸國皆曰：「吾為天子守藩，不能從行唐公為逆。」洛懼，欲止，猶豫未決。王縵、王琳、皇甫傑、魏敷知其無成，欲告之；洛皆殺之。吉貞、趙贊曰：「今諸國不從，事乖本圖。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，當遣使奉表乞留，主上亦不慮不從。」平規曰：「今事形頗露，何可中止！宜聲言受詔，盡幽州之兵，南出常山，陽平公必郊迎；因而執之，進據冀州，總關東之眾以圖西土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。」洛從之。夏，四月，洛帥眾七萬發和龍。

秦王堅召群臣謀之，步兵校尉呂光曰：「行唐公以至親為逆，此天下所共疾。願假臣步騎五萬，取之如拾遺耳。」堅曰：「重、洛兄弟，據東北一隅，兵賦全資，未可輕也。」光曰：「彼眾迫於凶威，一時蟻聚耳。若以大軍臨之，勢必瓦解，不足憂也。」堅乃遣使讓洛，使還和龍，當以幽州永為世封。洛謂使者曰：「汝還白東海王，幽州褊狹，不足以容萬乘，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。若能迎駕潼關者，當位為上公，爵歸本國。」堅怒，遣左將軍武都竇沖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；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，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；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。

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與洛會，屯中山，有眾十萬。五月，竇沖等與洛戰於中山，洛兵大敗，生擒洛，送長安。北海公重走還薊，呂光追斬之。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，浮海襲和龍，斬平規，幽州悉平。堅赦洛不誅，徙涼州之西海郡。

臣光曰：夫有功不賞，有罪不誅，雖堯、舜不能為治，況他人乎！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，使其臣狃於為逆，行險徼幸，雖力屈被擒，猶不憂死，亂何自而息哉！《書》曰：「威克厥愛，允濟；愛克厥威，允罔功。」《詩》云：「毋縱詭隨，以謹罔極；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。」今堅違之，能無亡乎！

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、桓沖之功，拜安衛將軍，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。

六月，甲子，大赦。

丁卯，以會稽王道子為司徒；固讓不拜。

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、中書監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車騎大將軍、司隸校尉、錄尚書事；以征南大將軍、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、征東大將軍、冀州牧。堅以諸氐種類繁滋，秋，七月，分三原、九嵕、武都、汧、雍氐十五萬戶，使諸宗親各領之，散居方鎮，如古諸侯。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，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，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，各領一千五百戶，為長樂世卿。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，侍講扶風韋干為參軍事，申紹為別駕。膺，丕之妃兄也；午，膺之妻父也。八月，分幽州置平州，以石越為平州刺史，鎮龍城。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，鎮薊城。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、秦二州諸軍事、河州刺史，鎮枹罕。長水校尉王騰為并州刺史，鎮晉陽。河、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。興、騰並苻氏婚姻，氐之崇望也。平原公暉為都督豫、洛、荊、南兗、東豫、揚六州諸軍事、鎮東大將軍、豫州牧，鎮洛陽。移洛州刺史治豐陽。以巨鹿公睿為雍州刺史，鎮蒲阪。各配氐戶三千二百。

堅送丕至灞上，諸氐別其父兄，皆慟哭，哀感路人。趙整因侍宴，援琴而歌曰：「阿得脂，阿得脂，博勞舅父是仇綏，尾長翼短不能飛。遠徙種人留鮮卑，一旦緩急當語誰！」堅笑而不納。

九月，癸未，皇后王氏崩。

冬，十月，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。

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壁為秦州刺史，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，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。

十一月，乙酉，葬定皇后於隆平陵。

十二月，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，鎮彭城。

置東豫州，以毛當為刺史，鎮許昌。

是歲，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璟之等二百餘人來歸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六年（辛巳，公元三八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帝初奉佛法，立精舍於殿內，引諸沙門居之。尚書左丞王雅表諫，不從。雅，肅之曾孫也。

丁酉，以尚書謝石為僕射。

二月，東夷，西域六十二國入貢於秦。

夏，六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七月，甲午，交趾太守杜瑗斬李遜，交州平。

冬，十月，故武陵王晞卒於新安，追封新寧郡王，命其子遵為嗣。

十一月，己亥，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為司空；愔固辭不起。

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、中兵參軍吳仲帥眾二萬寇竟陵，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、衛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。石民，石虔之弟也。十二月，甲辰，石虔襲擊振、仲，大破之，振、仲退保管城。石虔進攻之，癸亥，拔管城，獲振、仲，斬首七千級，俘虜萬人。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，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。

是歲，江東大饑。

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七年（壬午，公元三八二年）

春，三月，秦大司農東海公陽、員外散騎侍郎王皮、尚書郎周颺謀反，事覺，收下廷尉。陽，法之子；皮，猛之子也。秦王堅問其反狀，陽曰：「臣父哀公死不以罪，臣為父復仇耳。」堅泣曰：「哀公之死，事不在朕，卿豈不知之！」王皮曰：「臣父丞相，有佐命之勳，而臣不免貧賤，故欲圖富貴耳。」堅曰：「丞相臨終托卿，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，未嘗為卿求官。知子莫若父，何其明也！」周颺曰：「颺世荷晉恩，生為晉鬼，復何問乎！」先是，颺屢謀反叛，左右皆請殺之。堅曰：「孟威烈士，秉志如此，豈憚死乎！殺之適足成其名耳！」皆赦，不誅，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，皮、颺於朔方之北。颺卒於朔方。陽勇力兼人，尋復徙鄯善。及建元之末，秦國大亂，陽劫鄯善之相，欲求東

歸，鄯善王殺之。

秦王堅徙鄴銅駝、銅馬、飛廉、翁仲於長安。

夏，四月，堅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刺史。永，皮之兄也。皮凶險無行，而永清修好學，故堅用之。以陽平公融為司徒，融固辭不受。堅方謀伐晉，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

五月，幽州蝗生，廣袤千里。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、冀、青、并民撲除之。

秋，八月，癸卯，大赦。

秦王堅以諫方大夫裴元略為巴西、樟潼二郡太守，使密具舟師。

九月，車師前部王彌賓、鄯善王休密馱入朝於秦，請為鄉導，以伐西域之不服者，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。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、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，與凌江將軍姜飛、輕車將軍彭晃、將軍杜進、康盛等總兵十萬，鐵騎五千，以伐西域。陽平公融諫曰：「西域荒遠，得其民不可使，得其地不可食，漢武征之，得不補失。今勞師萬里之外，以踵漢氏之過舉，臣竊惜之。」不聽。

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於襄陽，焚踐沔北屯田，掠六百餘戶而還。

冬，十月，秦王堅會群臣於太極殿，議曰：「自吾承業，垂三十載，四方略定，唯東南一隅，未沾王化。今略計吾士卒，可得九十七萬，吾欲自將以討之，何如？」秘書監朱肜曰：「陛下返中國士民，使復其桑梓，然後回輿東巡，告成岱宗，此千載一時也！」堅喜曰：「是吾志也。」尚書左僕射權翼曰：「昔紂為無道，三仁在朝，武王猶為之旋師。今晉雖微弱，未有大惡。謝安、桓沖皆江表偉人，君臣輯睦，內外同心。以臣觀之，未可圖也。」堅嘿然良久，曰：「諸君各言其志。」

太子左衛率石越曰：「今歲鎮守鬥，福德在吳。伐之，必有天殃。且彼據長江之險，民為之用，殆未可伐也！」堅曰：「昔武王伐紂，逆歲違卜。天道幽遠，未易可知。夫差、孫皓皆保據江湖，不免於亡。今以吾之眾，投鞭於江，足斷其流，又何險之足恃乎！」對曰：「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，故敵國取之，易於拾遺。今晉雖無德，未有大罪，願陛

下且案兵積穀，以待其釁。」於是群臣各言利害，久之不決。堅曰：「此所謂築室道旁，無時可成。吾當內斷於心耳！」

群臣皆出，獨留陽平公融，謂之曰：「自古定大事者，不過一二臣而已。今眾言紛紛，徒亂人意，吾當與汝決之。」對曰：「今伐晉有三難：天道不順，一也；晉國無釁，二也；我數戰兵疲，民有畏敵之心，三也。群臣言晉不可伐者，皆忠臣也，願陛下聽之。」堅作色曰：「汝亦如此，吾復何望！吾強兵百萬，資仗如山；吾雖未為令主，亦非暗劣。乘累捷之勢，擊垂亡之國，何患不克，豈可復留此殘寇，使長為國家之憂哉！」融泣曰：「晉未可滅，昭然甚明。今勞師大舉，恐無萬全之功。且臣之所憂，不止於此。陛下寵育鮮卑、羌、羯，佈滿畿甸，此屬皆我之深仇。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，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，不可悔也。臣之頑愚，誠不足采；王景略一時英傑，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，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！」堅不聽。於是朝臣進諫者眾，堅曰：「以吾擊晉，校其強弱之勢，猶疾風之掃秋葉，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，誠吾所不解也！」

太子宏曰：「今歲在吳分，又晉君無罪，若大舉不捷，恐威名外挫，財力內竭，此群下所以疑也！」堅曰：「昔吾滅燕，亦犯歲而捷，天道固難知也。秦滅六國，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！」

冠軍、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：「弱並於強，小並於大，此理勢自然，非難知也。以陛下神武應期，威加海外，虎旅百萬，韓、白滿朝，而蕞爾江南，獨違王命，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！《詩》云：『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』陛下斷自聖心足矣，何必廣詢朝眾！晉武平吳，所仗者張、杜二三臣而已，若從朝眾之言，豈有混壹之功乎！」堅大悅，曰：「與吾共定天下者，獨卿而已。」賜帛五百匹。

堅銳意欲取江東，寢不能旦。陽平公融諫曰：「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』自古窮兵極武，未有不亡者。且國家本戎狄也，正朔會不歸人。江東雖微弱僅存，然中華正統，天意必不絕之。」堅曰：「帝王歷數，豈有常邪！惟德之所在耳！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，終為魏所滅。汝所以不如吾者，正病此不達變通耳！」

堅素信重沙門道安，群臣使道安乘間進言。十一月，堅與道安同輦游於東苑，堅曰：「朕將與公南遊吳、越，泛長江，臨滄海，不亦樂乎！」安曰：「陛下應天御世，居中土而制四維，自足比隆堯、舜，何必櫛風沐雨，經略遐方乎！且東南卑濕，沴氣易構，虞舜游而不歸，大禹往而不復。何足以上勞大駕也！」堅曰：「天生烝民，而樹之君，使

司牧之，朕豈敢憚勞，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！必如公言，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！」道安曰：「必不得已，陛下宜駐蹕洛陽，遣使者奉尺書於前，諸將總六師於後，彼必稽首入臣，不必親涉江、淮也。」堅不聽。

堅所幸張夫人諫曰：「妾聞天地之生萬物，聖王之治天下，皆因其自然而順之，故功無不成。是以黃帝服牛乘馬，因其性也；禹浚九川，障九澤，因其勢也；后稷播殖百穀，因其時也；湯、武帥天下而攻桀、紂，因其心也。皆有因則成，無因則敗。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，陛下獨決意行之，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。《書》曰：『天聰明自我民聰明。』天猶因民，而況人乎！妾又聞王者出師，必上觀天道，下順人心。今人心既不然矣，請驗之天道。諺云：『雞夜鳴者不利行師，犬群嗥者宮室將空，兵動馬驚，軍敗不歸。』自秋、冬以來，眾雞夜鳴，群犬哀嗥，廄馬多驚，武庫兵器自動有聲，此皆非出師之祥也。」堅曰：「軍旅之事，非婦人所當預也！」

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，亦諫曰：「臣聞國之興亡，系賢人之用捨。今陽平公，國之謀主，而陛下違之；晉有謝安、桓沖，而陛下伐之，臣竊惑之。」堅曰：「天下大事，孺子安知！」

秦劉蘭討蝗，經秋冬不能滅。十二月，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。秦王堅曰：「災降自天，非人力所能除，此由朕之失政，蘭何罪乎？」是歲，秦大熟，上田畝收七十石，下者三十石，蝗不出幽州境，不食麻豆，上田畝收百石，下者五十石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